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東溪日談録　卷一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劉紳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東溪日談録

儒家類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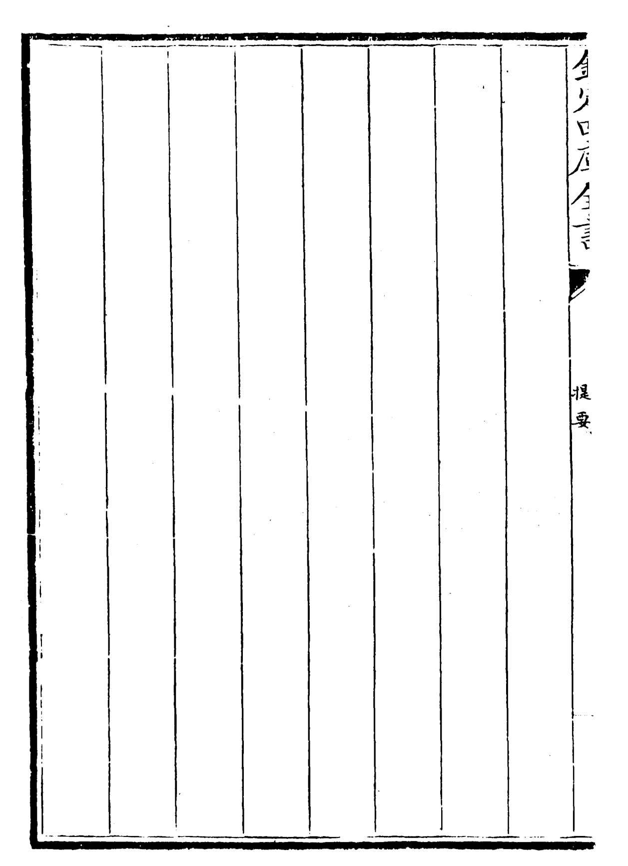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東溪日談録十八卷明周琦撰琦字廷璽馬平人成化辛丑進士官至南京户部員外郎琦之學出自河東薛瑄是編記所心得分十三類凡性道談二卷理氣談一卷祭祀談二卷學術談一卷出處談一卷物理

談一卷經傳談三卷著述談一卷史系談二卷儒正談一卷文詞談一卷異端談一卷闢異談一卷廣西通志載其著日談録十八卷又著儒正篇論薛河東之學今考儒正即此書之第十五卷非别有儒正篇也前有吕景蒙序謂書刻于嘉靖丁酉而此本乃係傳寫或其板已佚後人録存之歟琦為人以端直謹厚見重鄉里其書亦一本濂洛之説不失

醇正葢河東之學雖或失之拘謹而篤實近理故數傳之後尚能篤守師傳不至放言無忌也乾隆四十四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東溪日談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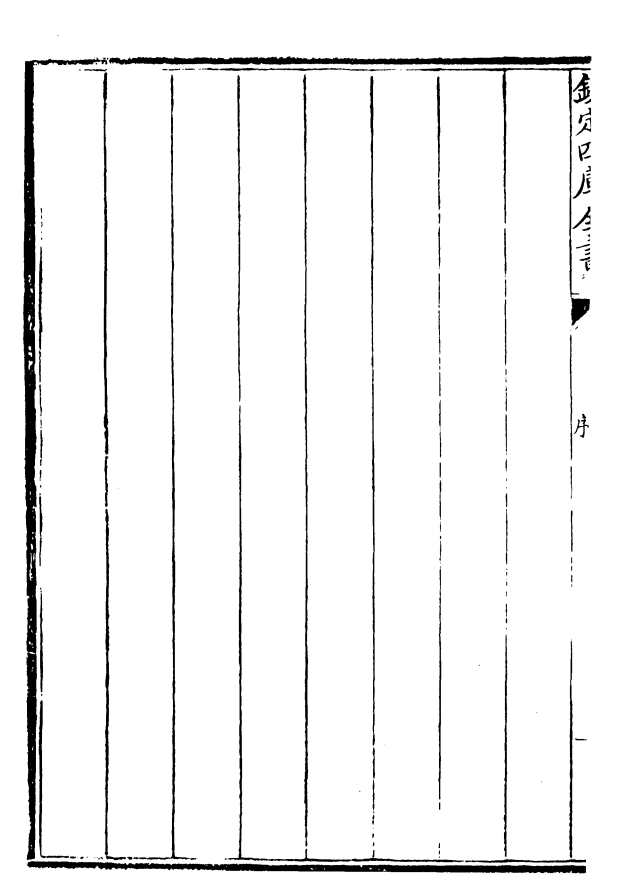
夫道先聖人未名也惟吾夫子始名之曾子子思能述之周程能發之吾儒之學惟求乎此而已夫以堯舜禹湯文武先夫子而聖者也其相授受之中天下之正道也而夫子易傳乃曰形而上者謂之道何也蓋未有形器之先無聲無臭渾渾噩噩此太極本然之理道之全體也及夫陰陽迭運萬物化生上而日月星辰之著明下而山川草木之森列大而君臣父子之倫小而三百

三千之儀皆形而下之器而理之所以寓乎其内者則道也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大學之格致誠正示君子以造道之方也中庸之戒懼慎獨示君子以體道之要也若夫絜矩之道功化之極即所謂舉而措諸天下之民之事業也千載而下有周子發明太極之旨亦欲君子修之而吉也有程子發明斯道之旨亦欲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夫以人而不知學學而不知道豈吾儒之所謂學哉吾鄉周東溪先生自居

鄉以至居官垂五十年非儒不接非道不談惟體驗天地萬物之性以㑹經傳之旨根聖賢據儒正之説而談於人者悉録焉是故有性道有理氣有祭祀有學術有出處有物理有經傳有著述有史系有儒正有文詞有異端有闢異諸談凡此無適而非道也而先生乃日談焉者所謂審視其羽鏃求其凖的而造之者也昔人謂吾柳人不知學而知學則自柳子厚始夫子厚之學詞章之學也至今柳人詞章往往有足稱焉豈知東溪日

所談者為儒者之學乎使吾柳人以學子厚之功而學東溪之學持之以往則箭箭當中鴻心矣又何聖賢之不可至何事業之不可成哉先生之學得之洛陽閻先生閻與劉晦菴先生得之薛文清公非無本者是書之成予甫十歲既而先生卒享年近六十耳予年五十始得抄本於湛甘泉先生之門中間錯誤甚多及謫判頼州得以肆刀讐校用壽諸梓嘗慨海内士夫微有一言近道者亦能不泯盖以表揚者有人也先生史輿諸書

子不可得而見矣今是書幸賴泉翁存之子幸得而見之豈斯道所繫當不終晦必待子知命之年而其所以寄於泉翁者始能行於世哉不然何世之相後而出也敬用書之簡端以為吾鄉同志者告因請擇所學於斯云嘉靖丁酉夏五月庚寅鄉後學呂景蒙序



東溪日談錄卷一

明 周琦 撰

性道談上

周子論太極第一畫這○圈者是形容太極乃陰陽渾然之未發者第二又畫這◐圈半面多白半面多黑者是形容兩儀左多白者是陽之動曰陽儀右多黑者是陰之靜曰陰儀第三又畫這水火土金木五樣小圈者是形容五行第

四又畫這○圈是形容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乃太極動靜之初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之為氣化者第五又畫這○圈是形容萬物化生乃太極既有動靜分陰分陽氣化成男成女之後其所成之男女又各構精而生男女為萬物之形化者大抵太極動靜始生兩儀兩儀變合始生五行其真精妙合始生男女此氣之化男女構精始生萬物此形之化氣化之後固有形化形化之中亦有氣化故陰陽動靜妙合而不已氣化形化生生而無窮

周子畫這五箇圈只是一箇理別而為五使人易曉其第一箇圈是太極第二圈之為兩儀者亦第一圈太極動而生底陽靜而生底隂其中小圈子即太極本體左邉☾白多底動而為陽之儀者是以右邉☽黑多底為之根右邉☽黑多底靜而為隂之儀者是以左邉☾白多底為之根此第一圈太極之體所以立第三五小圈之盛隂生水而居右者是太極動而為陽者之變與隂合則隂得陽助故隂先生水而居右其盛陽生火而居

左者是太極静而為隂者乙合為陽之變則陽得隂用故陽生火而居左盛陽固生火矣其陽之穉者則生而為木故木次於火亦居乎左盛隂固生水矣其隂之穉者則生而為金故金次於水亦居乎右隂陽盛穉既立其體而變合之氣冲融於其間者則生而為土以居乎水火木金之中如五常之性分寄於仁義禮智之間此隂陽互根五行互交如環無端者皆第一圈太極之所為也第四圈之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者亦第一圈太極

既生兩儀五行之後無極底真理二五底精氣妙合凝聚得陽之多者成男而歸之乾得陰之多者成女而歸之坤此之男女皆氣化之所生者即孔子所謂天地絪緼萬物化醇是已第五圈之萬物化生者亦第一圈太極陰陽氣化成男成女之後其所成之男女又各構精復生男女以形化形化無有涯盡此之萬物皆形化之所生即孔子所謂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是已此陰陽氣化於其始形化於其後无終窮无止息者亦第一圈太極

之所爲也則太極者先天地而不能探其始後天地而不能測其終謂其有也而實无以見其形謂其无也而實有以驗其跡豈非天地萬物之本源至極而无以加之理也哉

太極之理大而天地之一始終一混沌者是一大闔闢方其動而生陽以爲陰之根者其氣轉旋不已久漸輕浮包裹於上下之間以含乎陰濁未凝之氣天於是乎開其靜而生陰以爲陽之根者其氣漸凝於中查滓堅

實寓於輕清轉旋氣内地於是乎闢此太極為天地之根也陽得陰為之根又一動也陽變而會於陰故陰先盛則水金成質於地其氣行之於天而生人之本以立陰得陽為之根又一静也陰合而會於陽故陽亦盛則火木成質於地其氣亦行於天而生人之本以具其理則無極之真者也其氣則二五之精者也陽合於陰則陽之理氣凝於陰陰合於陽則陰之理氣凝於陽絪緼交密其秀而靈者化而為人其未靈者化而為物故人

物於是乎生此太極又為萬物之根也天地萬物皆根於太極則天地萬物之形太極之形而性亦太極之所性也

太極之理小而一歲一運為一屈一伸者是一小闔闢其闢而生陽於静極之後則冬至一陽左行萬物由之而出其闔而生陰於動極之後則夏至一陰右行萬物從之而入非入無以主乎出故曰藏諸用非出無以發乎入故曰顯諸仁萬物一歲一生亦太極以為之根如

此則太極非理氣之大原者耶

太極之理又小而為萬物之一生一成於其始者亦一闔一闢方陽之施而知大始物各資之以有氣是謂乾知大始又謂萬物資始及陰之受而作成物物各資之以有形是謂坤作成物又謂萬物資生不必於其榮枯也見之其始之一生一成亦陰陽之一闔一闢如此則太極之理豈非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也哉

天地之初未有人物其生皆氣化及有人物其生皆形

化如走之生不以胎飛之生不以卵木之生不以核草之生不以實皆氣所化者即孔子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是已若走之生以胎飛之生以卵木之生以核草之生以實皆形所化者即孔子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是已雖氣化在未有人物之前形化在既有人物之後皆太極之所在也太極之理豈天地之初而盛人物之後而窮哉

未有天地之前太極生天地既有天地之後天地生萬

物未有萬物之前天地生萬物既有萬物之後萬物生萬物天地固萬物中之物而人乃萬物中之靈者也此天地與人所以並立而為三才者也

氣化之前固無形化形化之中實有氣化觀海島絶境無人去處生有蘆亭萬年古道一廢亦生草木與木之果腐而有蟲草之根敗而有螢之類可見矣

人在天地大氣中如魚在巨浸内人以氣活魚以水活人在氣中不能見其氣魚在水中不能見其水是故大

氣不壞則寒暑災祥各得其正而人道定矣大氣壞而偏跛焉不亦如巨浸壞而鱗無以托耶

氣化之後有形化形化之後不復有氣化者人物既生形奪乎氣故氣不復化惟形以化形而化化無窮焉然氣亦有化者是亦小者化而大者不能化也

天地絪緼是氣化妙合男女構精是形化妙合萬物化醇是氣化之凝萬物化生是形化之凝葢合則凝凝則成自然而然者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其亦孔子之謂歟

有謂妙合而凝如水滴鹽者夫水著於鹽鹽化於水固不知孰為水孰為鹽此合之妙者也鹽與水同體資之以火為用則又凝而為鹽此妙合而凝者也合而凝凝而成必如此說然後為備或曰水之味薄鹽之味厚則鑿矣所謂合與凝亦陰與陽合非理與氣合也或以理與氣合人始生而成形是陰陽分屬乎理氣也恐未安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合則凝凝則成其得陰之少得陽

之多者人固為男凡物之為雄為壯者亦男也得陽之少得陰之多者人固為女凡物之為雌為牝者亦女也陽之成質曰男陰之成質曰女凡有形者皆爾何獨人哉故男女者陰陽之質也

太極圖下周子既曰無極而太極又曰太極本無極葢無極即太極太極即無極所謂無極而太極者猶言雖無形體實為至理所謂太極本無極者猶言理雖至極本無形體吾觀夫天地何如其大萬物何如其衆天地

萬物之生何者而非太極孔子止曰易有太極周子加無極字以發之朱子又以無聲無臭發無極言其無形體也以造化樞紐品彙根柢發太極言其為天地萬物之根也然則先天地萬物而不見其始後天地萬物而不見其窮一至理而已復何形體之有

無極之名不始於周子始於柳子邵子二儒其曰無極之極者柳子之言也其曰無極之前陰含陽者邵子之言也但柳子邵子主氣而言周子主理而言也

周子無極固無前矣邵子之所謂前者是以卦氣自姤而坤以生復乃陰含夫陽自復而乾以生姤乃陽分乎陰陰為陽之母陽為陰之父父孕長男而為復母生長女而為姤陽起於復而盡於乾陰起於姤而盡於坤坤後有復故以復為始復前有坤故以坤為終邵子乃指復前坤後陽未生處為無極故曰無極之前陰含陽者是坤姤之陰含乾復之陽逆指坤姤乾復為前也指復後乾前陽已生處為有象故曰有象之後陽分陰者是

復乾之陽分姤坤之陰順指復乾姤坤爲後也邵子之無極非若周子之所謂無極者無前也是以卦氣而言之者也

太極之所謂太者是無以加之義而所謂極者亦無以加之義也天下字義固無以過之者孔子取之以名此理故後世不可得而移易也周子益之以無極者不過發之而已耳豈改易之哉

無極而太極是無形而有理太極本無極是有理而無

形所謂有與無者非老氏之有無也老氏出無形之理入有形之氣含理以歸於氣以氣為主也吾儒無極太極之有無者以理為主也故不同爾

太極非陰陽外底道理在未分陰陽之時固是太極在分陰分陽之後亦太極之流行太極是未發之陰陽陰陽是已發之太極非太極自太極陰陽自陰陽太極譬水之源陰陽譬水之流其流之水即源之水豈流之水非源之水也但曰源曰流名各不同耳

太極之陰陽動靜天地之體所以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氣至而物生氣返而物死死生相繼無終窮天地之用所以行體立用行道無止息故有以成古今之世無極之真二五之精真謂理之無雜者精謂氣之無雜者陰陽理氣純而無雜所以妙合為一凝聚而生人物葢無極之真是理之統宗者二五之精是氣之流行者統宗者固理矣未嘗無氣流行者固氣矣未嘗無理太極動靜而理氣兼全如此

無極之真猶言無形中之有真理朱子曰真字已包太極

朱子曰木仁火義金禮水智而信則如土之旺其說甚明

合之與凝皆兩者之會

二五之氣非與無極之理各自流行葢二五流行之氣其理即無極之理一動一靜於天地之閒合而凝凝而成故生人物也

先儒凡論理氣多分為二天地間理氣只是一事渾融而無間雜豈有理在一處氣又别在一處有彼此有先後耶若無極之真主理二五之精主氣先儒謂理與氣合故能成性氣與理合故能成形皆是别而為二以愚言之陰陽之一動一静理氣便在動静内非二五之氣先行而無極之理後到非無極之理先動而二五之氣後行無乃陽之動其理氣妙合於陰則陽凝於陰陰之静其理氣妙合於陽則陰凝於陽陰陽合會人物以生此陰陽之常理天地

之大義謂理氣合而成性則可謂理合氣而成形恐亦未可

無極之真是主太極未動之前說二五之精是主太極已動之後說太極未動之前主理已動之後主氣蓋未動之前含已動之氣已動之後行未動之理理之與氣固不得分彼此亦不得分先後也先儒謂理氣之合方生人物愚恐只是陰陽之合方生人物耳且以形化者驗之乾道所成之男乃陽之質坤道所成之女乃陰之

質陽之男構合於陰陰之女構合於陽然後復生男女若陽不構合於陰形固不化是謂獨陽不生陰不構合於陽形亦不化是謂獨陰不成則人物之生成乃陽與陰合非理與氣合也明矣若謂理與氣合方生人物則是氣別在一處理又別在一處待氣之動然後來合以生萬物陰陽形化固無此理氣化有此理乎必乃太極動靜有二氣二氣變合有五行故其理曰無極之真其氣曰二五之精理與氣同行氣與理同具陽一動而合於

陰陰一靜而合於陽陽合於陰則陽與陰凝陰合於陽則陰與陽凝得陽之多者為男得陰之多者為女陽有理有氣陰亦有理有氣故曰二氣其生人物也只是二氣之合耳此生成之大義陰陽之正理由是而觀豈不為尤明乎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人生焉讀者以詞勢求之則理得矣

人物之生形屬氣性屬理氣屬二五之精理屬無極之真形具而理亦具理具而形亦具固非先得氣而後得

理亦非先得理而後得氣有先後有彼此也

周子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是太極流行有理有氣氣以成形理以成性陽多為男陰多為女耳非以理氣分析而言之如此也

理氣不待流行之時方合而混沌之時巳合為一若理與氣合成形混沌之時巳合亦當成形何待生天生地之後陰陽一動一靜兩相會合然後生人生物則萬物之生非理與氣會也亦明

程子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說陰陽動靜者道也道之流行籠統相續無有端始聖人於其化之流行處裁以十二月為一年三月為一季三十日為一月十二時為一日八刻為一時陽生之日為冬至陰生之日為夏至與夫周裁子商裁丑夏裁寅之為歲首惟四時無異焉只此皆化而裁之之道雖無端始而歷可稽矣

天地間千變萬化只是一箇陰陽陽主變陰主化一變一化便是鬼神神是陰化而為陽未變於陰者來而伸

也觀之春夏可見鬼是陽變而為陰未化於陽者往而屈也觀之秋冬可見故孔子曰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天地萬物皆不外乎鬼神鬼神只是陰陽二字天地間無物而非陰陽故亦無物而非鬼神以流行而言冬至陽生萬物隨之而出為神夏至陰生萬物隨之而入為鬼以稟受而言氣至而生屬陽為神氣返而死屬陰為鬼以形迹而言大而天地之始終日月之顯晦寒暑之

往來晝夜之晦明山川之流峙草木之榮枯人物之死生小而人身之嘘吸事理之行止以祭祀而言祀氣以壇者迎乎神祀形以廟者迎乎鬼皆陰陽也皆鬼神也一物一陰陽一物一鬼神也天地間何物而非陰陽而非鬼神也哉

前儒亦曰天地是舉全體而言鬼神是就其中運動變化通貫言如春夏是神秋冬是鬼晝是神夜是鬼生是神死是鬼午前是神午後是鬼息是神消是鬼呼是神

吸是鬼語是神默是鬼伸是神屈是鬼氣來是神氣反是鬼日是神月是鬼初三後是神十六後是鬼天造是神地化是鬼草木方發生是神凋落是鬼人少壯是神衰老是鬼風雷鼓動是神收斂是鬼風雨雷電初發是神風休雨過雷止電息是鬼此所謂鬼神者推擴陰陽而言之者也陰陽推擴無所不有故鬼神變化亦無乎不在太極之道此其迹也

太極動靜固生陰陽陰陽即太極然太極終是形而上

者之道乃陰陽本然之體也陰陽終是形而下者之器乃太極動静之機也太極主理陰陽未動静之時陰陽主氣太極已動静之時當别理氣輕重而言之耳

天地間皆此氣之充塞觀手之揺扇鼓其氣而風自生可見

佛家謂世為刼殊無義理謂世為塵略近理焉觀其日陽穿牖皆有塵飛可指實矣

東溪日談錄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東溪日談録卷二

明　周琦　撰

性道談下

太極之性分見於天人曰元亨利貞曰剛健中正此天之道曰仁義禮智曰仁義中正此人之道剛健中正其統體而元亨利貞其流行也仁義禮智其稟受而中正亦禮智也人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其實一理

而已皆太極也

太極之理只是一誠故資始者誠之源各正性命者誠之立元亨者誠之通利貞者誠之復一誠流行而有陰陽動静之機與易之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詩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中庸之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及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者孰非太極之誠矣乎

天地人物中之一物而人則物中之一物人傑於物聖人傑於人聖人與人與物一太極之性也

太極流行有理有氣其理曰無極之真其氣曰二五之精其理與氣流行人得之而為人物得之而為物惟人得之最靈於物故人之生能得其性之全其形既生其神發知其心之靈仁義禮智信之五性而不失者於是乎用事焉是故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達而充之謂堯舜禹湯文武臯夔稷益伊傅周召之治窮而充之為孔孟顏曾周張程朱之學其壞則朱均桀紂幽厲秦政李斯以及

蘇張孫商楊墨荀揚之儔不可數也太極之道無預焉壞之者人也是故修其全則懼其壞懼其壞則得其全太極之性其成於道矣夫

孔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孟子曰性善此指本然之性出之於天者也無氣質之染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上知與下愚不移此指氣質之性具之於人者也非本然之真也是故三代之時道雖不行其道明者性明也

有孔孟為之維持也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至曰生而好利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生而疾惡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此指本然之性為有偽指有生之性為本然也揚子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此亦指有生之後性為本然是不知理氣一轍謂氣能使理為善而為惡也韓子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

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此亦指有生之後性為本然且亦不知五性一理謂主一而行四一少而四混反一而悖四也是故三代之後道之不行不明者性不明也有孔孟之言無孔孟之人荀楊之輩不惟不能為之維持且又為之訛言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噫不

求其故性何可識歟

近世言性如程子所謂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無往而不善其得孔孟之旨者歟

孟子才無不善之說是言才之發於性者無有不善葢性善故才亦善也程子才有善不善之說是言才之原於氣者葢人之氣質有美惡美則善惡則不善二說各有所指理氣之別耳

許氏說文曰人之陽氣性善者也從心生聲通論曰人因五方之風山川之氣以生故曰性者生也既生有稟曰性故於文心生為性世謂性以善從心生取義與前二說不同以予言之心本有性非從心生其從心生者情也非性也故以說文通論為是漢唐之儒不識性字故性不明耳

心即性性善心豈惡耶其惡者氣質也習染也氣質梏而習染誘不壞於其初者鮮矣

心主於身四體皆聽命焉心豈徒血肉哉其不徒為血肉者以有性耳性統乎萬物體之達於用萬物原於性用之根於體大本達道也指血肉而曰心槁木死灰也豈能會發生耶是不知心之為性者也

性不外道道不外性性在心是道之未發者道在事是性之已發者孔孟之時道雖不行而亦明者性明也是故言性以告萬世者子思也子思得孔子之家法也其曰率性之謂道者如仁率於父子義率於君臣禮率於

長幼智率於夫婦是已言性以告當時者孟子也孟子得子思之心法也其告世子以性善者仁得於天之元義得於天之利禮得於天之亨智得於天之貞是已此言性道之得者也孔孟之後道之不明性之不明也性明焉道豈不明哉故四百年漢一董子而已論道明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於道爲天地之本已背正心以至於正萬民則於格物致知之功已缺三百年唐一韓子而已仁曰博愛則仁之本體已失性曰三品則性之本

體不明此言性道之失者也孔子之不言性與天道者豈吝哉不輕以告人也若漢唐之儒便不易知直有以俟乎五星聚奎之宋也性則心之苗蘖心則性之根種故君臣父子賔主是非方其未接則苗蘖未生根種在心立天下之大本矣萬物統體一太極之時初無仁義禮智之別葢渾然者耳及君臣父子賔主是非接焉則苗蘖生而仁義禮智各應於事行天下之達道矣一物一太極之時性率而為道也是故極在心為本然之體

在事爲本然之量本然之體或壞於稟受極非其極矣不得謂之統體本然之量或壞於不充其量亦不得謂之各一太極皆非所謂本然者矣是故天下之道在吾心而吾心之性在天下也天下之物自君臣父子以至昆蟲草木天下之事自忠信孝弟以至動靜食息君臣父子有父子君臣之極昆蟲草木有昆蟲草木之極忠信孝弟有忠信孝弟之極動靜食息有動靜食息之極自太極而觀萬物萬物之理皆原於太極故曰萬物統

體一太極萬殊而一本也自萬物而觀太極太極之理散見於萬物故曰一物各具一太極一本而萬殊也則亦莫非性也莫非道也

孔子曰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仁義禮智本至明也本至善也即所謂極也不能明之何以止之故未善也况至善乎是自失其極者也失其極者人也豈天之與我者無是極哉故君子當無所不用其極

君止仁臣止敬父止慈子止孝國人止信一物一太極

也其未仁未敬未慈未孝未信者極未止也其不仁不敬不孝不慈不信者極之壞也極未止而且壞者人也豈天乎哉

鳥止飛獸止走草止花亦實木止實亦花一物一太極也其不能止於飛於走於花於實者非天也氣不實也失其極也物之極天之性也失其極失其性也物失其性與人失其性等耳豈得為全物哉

張子心統性情之說性是心之未發者情是心之已發

者性無有不善其不善者情也譬諸水焉泉心也止而不流者性也流而洋溢者情也流之不汨泥沙而清斯濯纓者情之善也汨泥沙而濁斯濯足者情之惡也故濁者流也非泉也濁乃流之所自為也豈泉之罪哉是故不善者情也非心與性也心與性豈不善哉

心統性情之統非籠統總統之統乃統馭之統如將統乎卒者也性非心以統馭則靜無存養情非心以統馭則動無省察是故用統御之説則詞嚴矣

天之生才性固無不善雜乎氣質始有善不善之分善則君子之才不善則小人之才是故君子之才剛而正小人之才柔而邪氣使之也豈君子有才而小人無其才哉但小人之才用事邪也不能如君子之正也

人心不同如其面所謂心者人心也非道心也道心乃仁義禮智之心無有不同若人心則耳目口鼻之私故不同如其面

仁義不自生而生之者心也孺子入井不忍不忍便是

仁餔啜不食不食便是義仁義皆生於心則心非槁木死灰可見矣

終日對越在天所謂天者理而已理無時而不在故君子無時而不敬終日對越在天只是不喪其敬而已耳

先儒謂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觀此則人之為不善者情也非心之罪也

聖賢言性之善不是據理言之是有所指實明驗而真

見之如入井孺子勃然惻隱餔啜飲食咈然羞愧出門大賓率然恭敬議論是非瞭然明白倉卒之閒便如此發見出來初非安排而應之則仁義禮智之性在中可知若非本有性善在中如何倉卒便能發見此便是性善指實明驗處

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與孔子所謂太極兩儀邵子所謂道為天地之本者實相背盎太極者道也兩儀者天地也太極生兩儀故道生天地非天地生道而道豈

原於天邪況大原非小原而大原即太極若太極出於天而天何所出邪是未知孔子之㫖者矣故卲子為得孔子之遺意者此卲子之學所以非董子之所能及也天地之性一誠而已故聖賢之學在先知性然後求實之仁義禮智性也實仁實義實禮實智誠也聖人自無不實賢人則欲其實故曰信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性焉安焉其性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自誠也復焉執焉其性思而後得勉而後中誠之者也聖賢之性

天地之性聖賢之誠天地之誠自是而入豈非與天地同流者哉

兩間之物惟人最貴鳥獸次之草木又次之此皆太極理氣之所賦予者也謂有貴賤高下則可謂無太極之性則不可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物

兩間之物與理皆以偶立物之獨陽不生理之德不孤立皆以兩對物與理皆然耳程子止以理言未及乎物其謂天地日月陰陽剛柔風雨雷電水火山川鳥獸草

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君子小人覆載清濁仁義善惡性情中和才德爵祿賢否公私邪正是非得失窮通榮辱動靜屈伸消長吉凶休咎尊卑上下長幼左右前後東西南北凡物與理皆以兩對非但理也程子專以理言愚復兼物與理推之如此

兩間物數各以四成者天有四獸地有四方天有四德四時人有四性四體字有四聲物有四隅皆以四成亦天地自然之數邵子嘗言矣愚因而推廣之

元亨利貞在一歲要一歲之始終在一世要一世之始終在一事要一事之始終在一物要一物之始終此本要理而言之推之以要事物亦無不合

東溪日談録卷二

東溪日談録卷三

明 周琦 撰

理氣談

理氣只是一事理不外氣氣不外理先儒多説成兩事
却不可曉且陰陽氣也一陰一陽理也氣固此之陰陽
理亦此之陰陽固非氣乃此之陰陽而理又出此陰陽
之外亦非理乃此之陰陽而氣又雜乎陰陽之中如天

地之始物成物者氣也其所以主始物而成物者理也皆不相離也與上而日月星辰風雲雷電下而山川草木羽毛鱗介中而生齒戴髮之人其成形成象成聲者氣也所以成此形此象此聲而各有其性者理也有氣便有理有理便有氣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是故氣賦萬物之形理賦萬物之性氣以形驗理以性驗非一事也

先儒曰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依著是先有氣後有

理又曰先有理後有氣又曰氣傍是理行此氣之聚則理亦在又曰要之先有理只不可説是今日有理明日有氣又曰理與氣決是二物也凡此似説得理氣支離某甚疑焉粗讀似可細推却又多有不通

太極包涵理氣方其未動見理不見氣而氣實在内及動而為陽静而為陰却又見氣不見理而理亦在中固無彼此亦無先後也豈太極包涵理氣理且不施而先施其氣必欲以理氣分彼此先後者則是太極所涵理

在一邊氣在一邊太極是形而下者之器非形而上者之道也太極只是理理便自然有氣動而為陽靜而為陰是理之流行行便是氣及生萬物氣到而理亦到理到而氣亦到氣便成形理便成性豈有彼此先後也若有彼此先後理氣便為二物則非所以為太極矣

人能識得太極是理氣之本原便能識得天地萬物皆理氣之所在天地萬物既有理氣皆自太極而生則太極非理氣之本原乎是故上而日月之運行星辰之森

列風雷之鼓舞雨露之霑濡雲霧之滃集雪霜之凝沍節候之推遷寒暑之往來皆此理此氣也下而山川之流峙鳥獸之飛走草木之花實鱗介之遊潛胎卵之生育形氣之變化亦此理此氣也中而人類手足之運動聲氣之吹噓出入之作息酬酢之往來語默之異宜與凡動靜進退仕止久速吐詞為經作事為文則亦莫非此理此氣之所為也則又何物而非理氣也哉

天是輕清之氣包裹著地地是重濁之氣結成塊子在

天之中天氣緊附著地地如桴筏緊附著天天氣轉旋不已所以承載得地地之形為天之氣所裹故不墜不壞或天陽不足地陰有餘以不足者而載有餘則有餘者有時而動不足者有時而裂天氣包在地下其氣上行故萬物之生皆自下達上便可見地是天之氣包裹承載

方天之未開地之未闢人之未生陰陽混沌只此氣耳及陰陽既定氣之清者上浮名之曰天氣之濁者下凝

名之曰地氣之精者結聚大而爲日爲月小而爲星爲宿日月星宿與天之氣同浮亦同轉旋不已是天地之氣自相依附而日月星宿又自依附於天之氣中成文章以懸象著明也

天以日運而成晝月運而成夜其成晝成夜者皆日也月無預焉方日自暘谷而升於天是日行於天其光在地之上照耀四方至入咸池然後光晦故指照耀之日而名晝也是日之爲晝者以日之光在地之上也及自

咸池而入於地則日遠地下其光在地之下而地之上晦焉故因日之晦地上無光而謂之夜是亦指日之晦而名之也則晝夜者以日之光晦而各名月固無所預也

天地之氣籠統相續本無分别然有春夏秋冬之分者聖人化而裁之之道也因生物而曰春長物而曰夏斂物而曰秋藏物而曰冬别爲四時者以要一歲之始終聖人敬天之道也

天之緯星角亢氐房心尾箕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斗牛女虛危室壁二十八宿者陽其本體也故閃爍開合其光不定經星之金木水火土者陰其本體也故本體之光不動觀朱子曰經星是陰中之陽緯星是陽中之陰可見星非晝無而夜有但晝有日之光不能顯耳夜則日行地下亦如月之受光於日而與月同明也故朱子曰星光亦受於日但其體微耳

春秋傳二十八宿分在四方方有七宿共成一象蟲獸

出地其象在天東蒼龍西白虎皆南首北尾南朱雀北玄武皆西首東尾從角而西左旋此亦人以象獸非天布置而爲是象也後世術家以指在地山川名爲四獸占地宅禍福也謬哉東西南三方之獸皆以一名惟北方之獸曰玄武者則以兩名非特北方之物爲然而北方之理曰貞者亦信智也

萬物形成於地象皆見之於天故占天以見萬物如木氣在東其色青上干於天故星之色亦青金氣在西其

色白上干於天故星之色亦白火氣在南其色赤上干於天故星之色亦赤水氣在北其色黑上干於天故星之色亦黑土氣在中其色黄上干於天故星之色亦黄此五行之氣各以方成色者五緯星也蒼龍之宿七共三十一星角二星亢四星氐四星房四星心三星尾九星箕四星合成一獸占天七十五度白虎之宿七共五十星奎十六星婁三星胃三星昴七星畢八星觜三星參十星合成一獸占天八十五度朱雀之宿七共六十

星井八星鬼五星柳八星星七星張六星翼二十二星軫四星合成一獸占天一百二十度玄武之宿七共二十五星斗六星牛六星女四星虛二星危三星室二星壁二星合成一獸占天九十八度四獸之象占天度數甚濶而成象甚大在地之形豈有如是之大也葢輳集星宿强而名之使人易識四方之宿非若五行之有實形也春秋傳略取以言天耳

日月之食日君象月后象臣象然雖日月之行上下適

然相掩而食其實應其象者當之故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歴家以纒度推之亦多驗矣

日食朔者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食矣

月食望者日月相對月光正滿故日月相對同道同度則日亢月而月食矣

所謂同度者如日在午月在子子午同度所以食人見日月之食不見黄赤二道歴家因天有此路數名此二

道以别天之度分記日月之行先儒亦多據此說理惟沈存中辨之當矣

有分黄道居中青道居東白道居西赤道居南黑道居北者與歷家不同與儒者所論者亦不同皆不敢據之以為實也

邵子曰日月之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尅也朱子曰日月之食皆非常也而以月食為常日食為不常者以陰勝陽而掩之不可

言常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無紀焉邵子是論其食之體朱子是論其食之用必兼此則其義備矣

陰陽之氣合而為雲散而為雨觀小畜密雲不雨與既雨既處可見矣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水居五行之首天地間惟水為多耳

有謂雲氣合而成雨故雲散則雨地氣合而成水地常凝聚故水無窮謂雨為雲氣之合水為地氣之合恐非

論其原也

五行惟水為多觀孔子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而居五行之首周子太極圖陽動之後盛隂之合亦先生水則水之多可見

隂陽會合其氣相薄升而為雲降而為雨若氣升緩矣降而為雨亦緩必無激薄之聲不能成雷也若氣升急矣降而為雨亦急必騰而為雲鼓而為風裂而為雷震而為雷施而為雨皆所謂隂氣包裹陽氣於内陽受隂

裹不能得出故衝突而出之其破裂者電也其破而成
聲者雷也雷與電皆陽氣在内衝發於外者也觀神機
火器必煙光先發而聲震隨之其電先掣而雷聲始震
者其理一也雷之殺人壞物非假外物也氣衝激耳
邪巫之説雷之運而有車轡而有鼓裂而有火殺人壞
物而有斧曰車曰鼓曰火曰斧皆器也非氣也若器則
必有造而與之者雨散雲収貯之者何處也持之而為
雷者何人也邪巫之謬世之不識理而信俗者從之邪

巫之亂吾道也孰甚焉

星之與雷同一陰陽之氣故星之隕則化為石其形如狗雷之衝突於物墜而亦化為石其形似斧與星隕化而為石其形似狗者一類矣

雷之殺人其烙於皮膚者非字也雷之奮迅其氣衝裂其人腑臟血氣奔走皮膚狀似龍蛇故人見而謂之字豈真有字以書於上哉

雷激物之激恐亦不當作擊若擊乃攻擊之擊主物而

言謂雷激則激薄之激主氣而言隂陽之義也恐只當言激而不當言擊也

世謂雷殺人以罪壞物以怪然無罪者亦殺無怪者亦壞觀此可見乃隂陽之氣激薄衝突而殺人壞物非有所擇不假私意於其閒也惟人不能操存涵養適然遇之神明為之失守心志為之驚喪故血氣蕩散而死矣其雷雨弗迷不喪匕鬯者豈有是哉

老幹中虛激薄之聲自下而發者易入衝突之力自内

而外者易破其中虛之所藏者蟲獸百怪死焉雷豈為是霹靂哉其非中虛者其體内實其無蟲獸百怪則衝突之氣裂中而破外何怪之有哉

月中影子世説謂之桂兎淮南子謂之山河影桂兎之説固謬山河影之説恐亦非確論矣且山河皆地類與地同氣者也日月相對何止山河有影地無影也月中既有山河之影如五嶽在五方四海在四方月中明而有空缺處當在四方其黒而有影處當在五方今月中

却有一小方之有影子大方之有空缺與地山河不對況山河非移動之物非若月之流行有移動自東及西上下顛倒不一其中影子何一定而不移不隨月與山河而為顛倒移動邪此必陰氣凝而為月微有查滓凝結在内故成此影子也亦如日有纖查不顯人或見之而謂之烏耳大抵只陰氣重濁有查滓而陽氣輕清無查滓也觀陰氣凝而為地其查滓大而為山小而為石又小而為地中許多物也可見矣

東溪日談錄卷三

東溪日談錄卷四

明 周琦 撰

祭祀談上

壇祀於郊以事神尸祀於廟以事鬼壇祀尸祀皆祀氣也神非氣不感氣非誠不積是故齋戒沐浴以積乎誠誠則吾之氣充以氣感氣神鬼無不格矣

古人冬至祀天於圜丘取陽之生夏至祀地於方澤取

陰之生今合天地而郊於建寅之月於卦為泰於歲為首取二氣之交人事方興之日比古為愈葢合取陰陽之義也

事天之禮惟黄帝堯舜夏商周配食皆善至秦雜方士而郊加祀青白黄赤四帝至漢髙祖以黑帝為有待故又加祀黑帝亦用方士武帝則能行夏之時故至平帝元始五年正月始以天地合郊但以祖配天以后配地與以后行亞獻之失者一至晉武帝大始二年始除五

帝之座併圜丘方澤之祀郊於冬十一月止取陽生之義東晉元帝大興二年亦合天地乃郊乃在春之三月唐玄宗先天元年春正月并天寶元年合郊天地宋孝宗乾道三年冬十一月亦合郊天地於圜丘其間皆無定制不若國家合郊於建寅之月為尤愈焉

兩間之禮惟祭天為大非天之子不祀非誠之積不獻豈庶人所得而干預哉後世庶人醮天是祭天也其僭起於秦雜方士而郊之所致也褻天孰甚焉

天地山川其祭之不僭者氣不屬也豈徒禁人名分之僭哉

古之配天之祭有二郊天其一明堂其二行之郊祭者以報本以祈穀行之明堂者以發政皆大祀也先世非有配天功德者曷與哉

周人郊祭之有尸者非尸天也尸后稷也謂周人尸郊者不知其所尸之故也後世郊祭廟祭皆不尸者有木主以易之故耳

秦人祀天有青白赤黄四帝惟黒帝不祀漢高祖入關初行祀事問秦人有四帝之祀惟黒帝未祀故高祖曰黒帝其有待於我乎然則天一而已何嘗有五帝乎秦漢之祀皆非其祀矣

按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又左傳啓蟄而郊與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者郊以時也後世郊不以時其郊之頻者褻天也今郊以建寅之月餘月不郊者不褻天也所以敬乎天者也得古人之郊以時者也

秦漢祭五帝之誤惑於方士而鄭康成因之又考功記周制明堂五室康成惑為天之五方故誤註祭法遂有青白赤黄黒之五帝以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之五神各配一帝此方士誤秦秦誤漢秦漢誤康成康成又誤推考功記遂致誤祭法也天子七廟廟各有主主各有祭其以西為上者是合七廟之主而祭於一廟葢祫祭也古人以西為上順宫室之制今人不以西為上者門堂寢室與古制不同安復用西上哉

宗廟之制古今不同者宮室之制不同也古人宮室以西南隅為奥乃其尊處故宗廟列主以西為上今人宮室背北而面南中堂乃其尊處故當以北為上故古人列祖在本廟者皆東西祫於太廟者止太祖東向其三昭之主皆列北牖之下而南向取向明之義故曰昭其三穆之主皆列南牖之下而北向取深遠之義曰穆今之宮室南向故堂北上不以西上祖之主南向其三昭之主皆列於東而西向其三穆之主皆列於西而東向

左昭右穆之義亦無不在焉

本朝宗廟之制已不泥古惟大夫士庶皆祭於寢多以西為上不知今人宮室非古之制況以西上者漢明帝謙抑之意非古之禮故今之祭當依程子祭及四世至已為五世而斬列主當依朱子分為四龕高祖二主居中左曾祖二主居中右祖二主居中次左禰二主居中次右左昭右穆之義無不在焉

古人宮室以西南隅為奥列主不得不以西上今人宮

室門堂皆南向列主不得不以北上皆自然之勢也豈强也哉

祭法三章漢儒鄭康成誤註趙伯循辨之甚周密所謂先王作樂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簡在帝心對越上帝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帝皆天也所謂順帝之則帝力何有之帝皆天子也猶皇帝與昊天同稱帝不敢與昊天同稱天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敢與天子同稱皇一義也

秦人雜方士以郊漢祖襲之殊非禮也

禮止郊祭為事天之典禘祭以下皆祀先也謂皆祀天者鄭康成之誤

天子始行禘禮諸侯以下皆不敢禘此古禮也葢天子始祖建邦啟土有功德於天地生民後世子孫始踐祚焉故郊祀配天廟祀推所自出之帝非謂遺子孫以位也有功德於天地生民也諸侯以下之始祖無此功德故不敢禘豈但名分而已哉皆根本深遠非誠不能格也

禘止二主祭於始祖之廟祫則合七廟之主祀於太祖之廟是禘大於祫者也

舜之始祖顓頊而顓頊所自出者黄帝也故舜禘黄帝於顓頊之廟而以顓頊配之禹始祖顓頊而顓頊所自出者黄帝也故夏之禘與有虞同也湯之始祖契而契之所自出者帝嚳也故殷禘帝嚳於契之廟而以契配之武王之始祖后稷而稷之所自出者亦帝嚳也故周禘帝嚳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一祭止列二主何

謹也推所自出之帝何遠也故非仁孝誠敬之至不格禘之祭不亦大乎

魯之僭禘以周公為始祖推周公之所自出者文王也故禘文王於周公之廟而以周公配之葢文王周公皆聖人也魯雖僭禘而聖人豈復享其僭哉

祫取合食之義聖人和祖從儉之意也夏秋冬三時皆祫通祀於始祖之廟一以省廟禮之煩一以和祖禰之情春不祫者春物般感可以分祭於廟也當從程子之

說得祫本意

殷祭祫祭禘祭三祭不同葢禘祭止二主祫祭通七廟之主殷祭併毀廟未毀廟之主皆祭故殷似祫不似禘

先儒謂禘祫同曰殷者非也

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殷則升毀廟未毀廟之主祭於太祖之廟與祫頗同非祭厥初生民之祖天子諸侯皆得以行之是禘祫殷三祭天子皆行祫殷二祭諸侯皆得行惟禘一祭諸侯不敢行耳

禘祭止二主雖群廟之主不與而祫則合七廟之主祭於一廟功臣於此則無所列故禘祫皆不祭功臣何休曰祫祭不及功臣禘則功臣皆祭楊氏曰祫則功臣皆祭以非何休所謂功臣者皆非也周嘗改殷爲禘或者祭功臣於改殷之禘以起何楊之惑也

聖人維天立極德同覆載功並生成故敢與天地配食有虞以帝嚳配郊以顓頊帝堯配明堂有夏以鯀配郊以顓頊大禹配明堂殷人以冥配郊以契湯配明堂周

人以稷配郊以文王武王配明堂配郊者一帝配明堂者二帝祀天之禮惟此四代歸一至秦則雜方士以郊祭青白赤黄四帝而不及黒漢人襲用方士加祭黒帝為五帝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五季宋元或以地配天或以祖配南郊后配北郊或推尊以舜配圜丘舜妃配方丘或以五祖配五方帝或以三祖同配或對享明堂皆先無可配祖而後始有配後世之祭所以變亂不一而所配之祖亦不一配天之祖固非可得而輕舉者也郊配

明堂二祭皆不能及有虞以下之四代也

夏禹以鯀配郊鯀治水無成禹舉以配郊者鯀雖治水

無成其拯民昏墊之心益不在於成功者也稷配蒼龍

青帝之說乃鄭玄註祭法以周制明堂考功記有五室

為天五方之誤故有祭五方帝以后稷配蒼龍青帝之

說非周真有稷配蒼龍之祭也

庶人無廟而祭於寢按廟者朝也天子諸侯大夫皆有

正朝之所故死皆立廟而祭於生時所有之朝所也寢

者休息所也庶人無位惟生有正寢休息之所故死亦
祭於正寢葢生時所有之所也豈敢以立廟乎
周氏家祭便宜是祭程朱之説及今箐齋圖説之所定
者以便家祭之常恐隨流俗以廢禮耳今士夫之家多
廢祭者正以禮拘於古反病難行卒至古今兩缺子孫
之於先祖邈然無關也
月令以門行戶竈中霤為五祀而不及井周隋宋元多
從之白虎通劉昭范蔚宗高堂隆諸人以門戶井竈中

霤為五祀而不及行漢晉多從之然行與井井之用尤重於行皆人道之所資用者也此五祭惟有禄之家得行庶人無禄恐不及行惟祀先耳

祭户用春取萬物始出之義祭竈用夏取萬物得養之義祭門用秋取萬物自固之義祭井用冬取萬物伏藏之義祭中霤用六月取土居中之義古人於此各有取義豈苟焉而已哉

古之中霤即今中堂乃其尊處有井祭井無井祭之於

行則亦其理但竈為老婦之祭天子大夫非所當親祭今庶人之家皆歳祭竈葢為老婦之祭者也

朱子曰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奥畧如祭宗廟之儀如祭竈則先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奥以迎尸也朱子此説古禮所載於是觀之可見五祀之禮有主亦有尸所謂祀竈尸膳夫祭門尸閽人祭竈祭門皆祀氣也非祀形也不當有尸先儒亦用其説不可曉

祭法有七祀五祀三祀二祀一祀之說與月令五祀不同所謂七祀者司命中霤國門國行泰厲户竈天子之所自立所謂五祀者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國厲諸侯之所自立所謂三祀者族厲門行大夫之所自立所謂二祀者門行適士之所自立所謂一祀者或户或竈庶人之所自立此乃祭法所載皆周制也與月令五祀不同或者月立五祀國之正祭而祭法所載者雜收時祭非祀典之正者也

王制曰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又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又曰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王制論祭似無歸一

王制之所謂禘或只周之殷祭改而為禘之禘其實即殷也非王者大祭之禘如魯之所僭者也

東溪日談録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東溪日談録卷五至七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楊其梓

東溪日談録卷五

明 周琦 撰

祭祀談下

五嶽四瀆四海皆天下名山大川天地大氣所在所以祀之者祀其氣也非若人鬼祀其有形者也祀氣者以壇祀形者以廟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恒山中嶽嵩山祀之各有其地江瀆河瀆淮瀆濟瀆祀之

各有其源東海西海南海北海祀之各有其方固不可在彼者而祀於此在此者而祀於彼亦不可貎其形以病其氣封其爵以廟其爲鬼自唐武徳貞觀間制祭五嶽四瀆四海之後武后垂拱四年封洛水爲顯聖侯享齊四瀆封嵩山爲神嶽天中王天授二年又封華嶽爲金天王始肇山川之封故玄宗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爲天齊王天寶九載封中嶽爲中天王南嶽爲司天王北嶽爲安天王六載封河瀆爲靈源公濟瀆爲清源公江

瀆爲廣源公淮瀆爲長源公此五嶽四瀆爲人鬼而封之也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加號泰山爲仁聖天齊王五年又加東嶽爲天齊仁聖帝南嶽爲司天昭聖帝西嶽爲金天順聖帝北嶽爲安天元聖帝中嶽爲中天崇聖帝加東嶽有淑明后南嶽有景明后西嶽有肅明后北嶽有靖明后中嶽有正明后仁宗康定二年加東海爲淵聖廣德王南海爲洪聖廣利王西海爲通聖廣潤王北海爲中聖廣澤王復增四瀆公爵爲王爵也夫五

嶽亦山耳海瀆亦水耳以其爲名山大川天地扶輿清淑之氣所在國以山而立民以川而養故祭之也惡有所謂帝與王哉又惡有所謂后以配之哉惟我國家一掃唐宋之陋祭不用爵而用主止曰某之神也但東嶽南嶽天下尚有行祠耳五嶽曰泰山之神恒山之神華山之神衡山之神嵩山之神四瀆曰江瀆之神河瀆之神淮瀆之神濟瀆之神四海曰東海之神西海之神南海之神北海之神其曰王曰帝曰公曰侯曰后曰妃皆

前代妄封之號國家止曰某神者得祀山川本意
凡祭不當祭皆爲淫祀泰厲天子所祭天子爲天下主
故祭聖賢有功於天下後世者國厲諸侯所祭諸侯爲
一國主故祭聖賢有功於一國者族厲大夫所祭大夫
爲一家主故祭先代之爲聖爲賢有功於一家者庶人
則以無後者祔食蓋尊賢恤孤之意不爲淫祀今皆行
之雖祭名不同而義有在也
狄仁傑毀吳楚淫祠七百餘處惟夏禹吳太伯季札伍

員四廟不毀盖以為先代聖賢有功於天下生民者也太伯季札伍員固吳人吳所當祭若夏禹者雖會計於吳嘗為天子矣亦非吳人之所當祭者也

孔子為天縱之聖有功於天下後世誠萬世之師令春秋祀之以丁者取丁火文明之象洞燭萬世而無涯也其號以漸而加其祀以漸而崇其配享以漸而定其從祀以漸而增道日尊於後世也可見矣

春秋之後未有國學亦無州郡學止魯有孔子廟知本

之君多如魯祠之秦固暴虐前漢高祖十一年復沛祠孔子于曲阜後漢章帝元和二年亦祠孔子于魯三國魏齊王正始二年舉行釋奠蕭齊永明二年亦行釋奠元魏太和十六年帝修堯舜禹湯文王周公之祀亦親祠孔子十九年又祠于魯而封其後唐太宗貞觀二年罷祠先聖周公以先師孔子爲先聖顔回爲先師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

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賈逵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前是或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或専祀孔孟至是始有定制唐玄宗開元八年改從祀孔子皆爲坐像及以孔子諸弟從祀前是孔子像坐從祀像立羣弟列而不饗至是皆爲坐像而羣弟子皆列祀于丘明之上宋神宗元豐七年始以孟軻配享及以荀況揚雄韓愈從祀徽宗崇寧二年以王安石配享位在孟軻之次是年封孔子之後爲衍聖公四年則令郡邑之學以諸儒從祀

大觀二年始以孔伋從祀政和三年追封安石爲舒王其子王雱爲臨川伯皆從祀焉欽宗靖康元年罷安石配享而猶從祀孝宗淳熈四年罷王雱從祀而安石猶存理宗淳祐元年始加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並皆從祀始出安石不祀度宗咸淳三年始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孔子升顓孫師于十哲列邵雍司馬光于從祀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有崇奉孔子之詔成宗大德十一年有加封大成之制武宗至大八年

遣官者釋奠而致大風之異仁宗皇慶二年以許衡在
從祀之列文宗至順元年加封顏回爲兖國復聖公曾
參爲郕國宗聖公孔伋爲沂國述聖公孟軻爲鄒國亞
聖公與加封叔梁紇顏氏之爵始以董仲舒從祀嗟夫
孔子之功天地生民之功也羣弟之功發孔子之道教
萬世無窮者也諸儒之功衛翼聖人之道者也餘如揚
雄安石之儔何預哉
從祀以四配以十哲以兩廡見孔子之道大而能博誠

以萬世爲王者也

本朝弘治壬子樂益孔子以八佾之樂帝王師事孔子厚之以天子之樂其視後世葬權貴僭以天子之具者不亦猶爲愈乎

今國家祭古帝有太昊氏炎帝氏神農氏黃帝軒轅氏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漢高祖皇帝漢光武皇帝唐太宗皇帝宋太祖皇帝元世祖皇帝而又及其臣者以有君即有臣亦祭

法所謂泰厲之意也其氣相屬故耳

當代功臣之設於正位者中山武寧王徐開平忠武王常岐陽武靖王李寧河武順王鄧東甌襄武王湯黔寧昭靖王沐共六人列於左者都指揮使馮國用郢國公僉都督耿再成四海昭國公僉都督丁德興濟國公都督同知張得均蔡國公靖海侯吳楨海國襄敏公平章康茂才蘄國武義公副使邵成東海郡公共七人列於右者叅政胡大海越國武莊公都督同知趙得勝宋國

公廣德侯華高巢國武莊公都督同知俞通海開國忠烈公江陰侯吳良江國襄烈公宜寧侯督良臣安國忠壯公安陸侯吳復黔國威敏公左都督府副使孫興祖共八人皆廟食萬世而保全同休也豈漢髙朝爵而暮死者比哉

老子李其姓耳其名聃其字老子其號周定王二年丙辰二月十五日生景王二十三年己卯八十四歲而卒甞為周柱下史至不仕始出函谷關尹喜留著道德經

五千言孔子嘗見而稱之其猶龍乎莊周宗其學者復有玉清元始上清靈寳太清道德三清之分盖宗佛氏法身報身化身之説也天地間則又多此一家之學與佛氏並行以亂吾道之真也

老氏止一道德經未嘗有醮天朝斗科儀其爲此科儀者後世之人附會其意也玉皇經南斗北斗經漢人張道陵所撰度人經生神經玉樞經唐人杜光庭所撰玉皇誥宋徽宗所撰其餘諸經宋人王欽若所撰清淨消

災等經又倣釋氏之經撰之也豈老氏立爲是教耶
煉丹之說起於漢人魏伯陽其經亦伯陽所作𠫭同契
始於漢人張道陵惟此二書近道德經之說然亦非老
子之言也
世之學老莊者只當倣老子莊子及魏伯陽張道陵以
事之足矣其象三清殊無理也
佛氏刹利其姓悉達其名瞿曇其號本西域人其父名
淨梵號大雄其母摩耶氏生于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

四月八日卒于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壽七十九歲亦人鬼也生于西域亦卒于西域中國人學之謬矣哉

瞿曇為人中國本未見之故其佛號皆曰南無所謂南無者南方無而西方有也其所稱也明白矣中國苦自學之髡其髮異其服為西域人狀何益之有哉

瞿曇有法身報身化身故曰三生中國人香火之者亦像此三身而取法焉孰知瞿曇之學所自來耶

瞿曇之學本無薦拔先亡之說後人作為佛書四十二

章扶持其教又作爲十八地獄之說惑人從其教而行其術其教大行盛于孔氏雖達人智士亦不能不爲之誘矣

朱子家禮所載祭儀抑人禫祭用之者最多其餘虞祭等儀亦用之但不甚盛耳

君子之祭所當祭者如天子祭天地使天位乎上地位乎下陰陽各得其所以和天下民物諸侯祭山川使山峙而不崩川流而不竭出氣爲雲降而爲雨陰陽各順

其時以和一國民物大夫以上於春祭戶內陽之意於秋祭門外陰之意於夏祭竈陽盛而熱於內於冬祭行陰盛而寒於外於六月祭中霤使中土以旺四時和一家之民物士庶祭先木本水源通和氣於子孫凡此則祭之有益故曰祭則受福若祭所不當祭者不惟獻腥獻熟奠斝奠帛徒費精神而與已無關何所取乎此孔子所以抑季氏也

昔張南軒嘗毀淫祠司戶持牒出門兩足俱軟而不能

行厥後乘輿至祠破其像腹中得一盒内一大蟲轉旋不已鼎内熱油煑之方死司戶脚即能行於此可見廟祀厲鬼之能靈者非鬼靈也有依草附木者如是蟲之靈也淫祠可不毁乎不毁則久而怪生以禍民也

佛氏之作非徒爲異端而抑之父母本無罪犯而老死者浮圖立拔亡之典寘之於地獄九幽以罪人待之人子於此果孝乎非孝乎不特浮圖之謬而從之者亦謬淫祠之妄無踰於是矣

淫祠起於佛老之惑世佛老惑世起於聖學之不明達人從之愚人焉得有不從乎故當自學孔孟者先明其心而不爲之惑也

正學不明故異端易惑異端既惑故邪道易攻不幸邪巫邪術吉凶中其說禍福亂其心雖達人志喪悍士氣昏謂厲鬼殺人而懼其死謂得喪惑人而祈其存誰如李德裕之絶聖水聖火歐陽文忠之絶佛池禍福西門豹之絶巫嫗陳希亮之絶巫覡張南軒之絶古佛袈裟

是皆明乎聖賢者也邪道豈足以攻之哉故不惑於淫

當明正學爲本

方士𤋮天起于秦雜方士以郊後世用方士以司郊祭

之樂舞者葢亦此之遺意也

東溪日談録卷五

東溪日談録卷六

明 周琦 撰

學術談

世謂讀書爲爲學然爲學有致知力行工夫讀書只致知中之一事耳爲學尚有許多致知處如體認天地萬物之性是致知緊要處何止在書書只明此天地萬物之性與聖賢復性之切至於體認性善與工夫處却又

在人而不在書故三代以前無書可讀人皆求道之切而聖賢迭出三代以後有書可讀雖汗牛充棟人反爲書所病一生理會書且不能何暇體認性道而求之身心故聖賢反不多見若人能不爲書所病體認聖賢復性工夫效其所以爲仁爲義者而求之身心見之事業以造聖賢之域方是爲學故朱子曰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何嘗說書已自明白今人自錯認了

世俗之學其病只在誤以讀書一事謂爲學更不別去體認性理求之於心踐之於己惟其粗通章句者便謂有學善用章句組織成文以得科目者便謂有學之驗若沉潛篤厚之士由此而進縱未得所養亦不失爲君子若機巧奸佞之士由此而進失其所養能不流爲小人幸而以致重祿重權且謂讀書大驗上無正道以輔其主下無實惠以及於民不過務虛名要虛功而已應世之才無實學見用故世所以不治

孔子萬世學者之標準故動静語默不特當世師之後世實師之故如公西華學仁聖孟子學聖之時横渠學恭而安之類皆師動静語默也何止於讀其書哉
聖賢之學求於内不求於外求於本不求於末程子所謂外者文也末者考詳畧異同也而本之與内未言焉且今世俗專務文字是求於外專務考索是求於末師儒以此教父兄以此養長上以此稱科目以此取當道以此重其風有不得而阻遏之者其本與内莫如之何

然則本之與內將奚求耶吾能明乎吾之性不外乎天地萬物之性明乎天地萬物之性以實乎吾之性則程子之所謂內與本者盖如是乎而得之矣雖世以為無文章無考索不吾伍也然而務文章者文士耳務考索者記誦耳非聖賢之學也彼不吾伍猶吾不彼伍一而已矣

君子之學在求道之正脉或因俗學排議而變其正焉見未真也若姚樞講程朱學於蘇門尚能變許衡之學

而從己豈變正學而歸俗學乎夫變俗學以歸正學猶用夏以變夷正也變正學以歸俗學猶用夷以變夏逃孔孟而歸楊墨也變也何止於見未真乎

孔門之學日用工夫甚是淺近然於理無所不包仁無不貫推而極之可與天地同其體用朱子嘗以此語人與今世俗之學大有不同聖門之學其初甚淺近其終甚高大世俗之學其初甚夸大其終甚卑陋其初淺近者為己也不為人也故其終也極高大焉其初高大者

爲人也不爲已也故其終也極卑陋焉一誠僞之間耳世俗先自上學竟至下達聖賢先自下學竟能上達故中庸末言下學立心之始推至於無聲無臭豈世俗先立上學門戶而竟至於下流者哉

古人爲學惟安静篤實所以承載得許多道理今人於安静者不謂之無用便謂之迂踈志不堅者未有不爲之揺動矣夫安静者凝道之器也

聖賢之學存乎心世俗之學存乎言存乎心者求其心

之自得而無事乎言語存乎言者事乎言語而心實無所得故茂叔之學當世無人識得能識之者惟河南程大中而已安石之學驚動一世當時稱爲聖人至用青苗病世及食旣鈞餌人方知其爲非聖賢耳然則茂叔之學其存乎心而安石之學其存於言者乎聖賢世俗其學之别可見矣

朱子曰爲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則工夫愈切實所至愈高遠此爲學之大法也

古人為學先自小學然後至於大學盖小學有洒掃應對禮樂射御書數許多條件必先用力於此方脫去狂妄粗鄙之氣然後進大學以修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功則聖賢大學之道成於已矣

儒者學識不可不大而事業不可不漸若學識不大其失如蘇秦事業不漸其失如王通蘓秦於七國爭雄之日以楚燕趙魏韓齊六國為縱以秦一國為衡縱横其說人無不從知圖功利而不知仁義其學識大乎王通

一見隋帝獻太平十二策即以臯夔稷契事業自期及其不用教授汾河又即以孔曾思孟事業自期事業漸乎學識不大則失之小事業不漸則失之驟畢竟皆無所成就矣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是聖賢心學之準的周程張朱是聖賢心學之羽鏃後儒於周程張朱之羽鏃且不能審視正固況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準的而至之乎故茫乎無所執持以求歸宿惟立門戶以要譽而已

聖賢心學何自而明乎
允執厥中四字是聖賢心學之法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十二字是維持心學之
法
前古人才不養於學校惟自養於山林薦之者以躬行
爲學如伊呂傅葛養於山林一旦受聘而起皆立實功
於世後世人才養於學校薦之者以文字爲學故才反
不及古豈所養之地不足以養才耶葢有所養即有所

望世之急功名竊富貴者多驟進其失所養者才與市人等耳復何以實功責之哉故曰科目不足以得人豪傑之士由之而出伊川曰少年登高科一不幸藉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伊川此言皆世之所求必得者孰肯退一步以求必不得哉

張南軒旣曰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微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

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又曰嘗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𦘕入學抑以思吾所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於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遏者庶幾可以知入德之門矣此說最切於時

爲學第一要識得性善求以復之便有著實功夫

潛室陳氏曰謂明道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是徒記誦該博而理學不明不造融會貫通處是逐其小者忘其大者反以無用之物累其空明之心是爲玩物喪志

爲學要正與實循流俗者多不正立門户者多不實苟正與實雖世俗有毀譽身計有通塞皆不必顧其學自成矣

建陽蔡發子孫爲學三世不仕發之博學强記髙簡廓落不能與世俗相俯仰出遊四方聞見益廣凡天文地

理易象等書無所不通厥子季通十歳即與讀張子西銘既長即與讀程子語録邵子經世張子正蒙且曰此孔孟正脉故季通著律呂等書通之子三當示之曰淵宜學吾易學沉宜演吾皇極春秋以屬之方仲蔡氏三代皆務實學不干利禄沉之子抗始舉進士蔡氏其髙出於世者哉

今人不知古人之學惟以心得爲主無事乎言語之間故惟事乎言語其於心得乎何有

性在心理在書求其學於書不求其學於心則心之性將蝕學蔽於粗迹也求其學於心不求其學於書則心之性無所據學蔽於想像也要之以心爲主取法於書始可

天地之性具於人心即所以爲人之理故人之性天地之性也是人之性通乎天地之妙達乎萬物之情天地之妙通則無乎而不通萬物之情達則無乎而不達兩間妙用由此而極萬世功烈由此而豐何嘗外於性哉

性者小學之本源敬者心學之功夫天下之道孰能外性外性則非吾之所謂道天下之學孰能外敬外敬則非吾之所謂學

性有仁義禮智存得仁義之心則仁義之性不喪於腔子存得禮智之心則禮智之性不喪於腔子敬則心存不敬則心不存故明道論心曰敬以直内伊川論心曰閑邪存誠以直内横渠論心曰當以己心爲嚴師即孟子存心養性求其放心之説此非心學之謂歟

嚴之以敬則邪僻不生邪僻不生則仁實仁義實義禮實禮智實智而吾之性不壞矣

人之一身心爲大體耳目口鼻爲小體大體之性不壞於初發而應於小體則得其正小體之性不壞於欲推而本於大體則全其理是故根於大體者性也發於小體者情也故小體之壞於欲情也非性之罪也

所謂心學者是學之於心非學之於口其學得之於心然後應之於身故睟於面盎於背頭容直手容恭足容

重也心惟性而已矣故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心雖大體耳目口鼻雖小體皆性而已人皆充其大體之性則小體各順其性不能亂其心之大體若不能充其大體之性則小體各縱其欲大體之性反為小體所亂故養心之學愚曰當制其小體使不亂其大體孔子告顔子四勿此即制其小體使不亂其大體心學之功其本在性其功在敬其獘在耳目口鼻之私故舜之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赤子耳目口鼻之私猶未縱其欲者性未失其真也及
其少壯爲耳目口鼻之私所亂者性失其真也惟大人
者然後耳目口鼻之私無以亂其性舜益三言以告禹
蓋憂人心之亂道心也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軻之此言其心
學之謂歟
君子必慎其獨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
乎動時敬也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

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靜時敬也中庸爲聖學工夫故要動靜於始末而言之

靜而存養是存養其性動而省察是省察其性

三代以前無書可讀有堯舜禹湯文武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君臣有孔曾思孟之師弟皆得心法之傳三代以後有書可讀四百年漢特出於穿鑿之中者祇一仲舒三百年唐特出於詞章之表者止一退之皆無書不讀而心法尚未真也惟宋之周張朱程然後讀其書得

其心法豈周張程朱之書外董韓之所讀者哉葢先得乎吾心之性然後實之於書與先得乎書之理然後實乎吾心之性故有以會乎心法而得千載不傳之緒也周子之學不由師傳黙契道體觀此便可見不事紙上語耳

李挺之嘗造邵堯夫廬曰學其科舉之學乎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曰物理之外有

性命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於是受性命之學所謂性命之學者心學也故學不可以不擇

臨川王氏嘗以詩刺韓愈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眞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當世無人取此至朱子方系此於韓文考異之末後人謂朱子素愛韓愈為人及其文章復系此者以韓愈詩酒浮華志在利祿故耳愚謂不特此也朱子之意多取在不識道眞一句觀原道原性篇見矣

漢之董仲舒唐之韓愈二子之學冠一代之雄者也其於聖賢心學之法則不能得其眞矣

邵子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其學在心不在書也亦可知矣

司馬君實曰吾生平行己未嘗須臾敢欺故立朝行己俯仰無愧耳世稱三代以下有宰相學術者溫公一人而已

君子之學其體在窮理修身其用在致君澤民其奬在

務爲文字植科目竊功名以圖富貴世俗之學務其獘失其體訛其用天下何有真才

伊川三不幸者寇準年十九登科宋厭年少準不爲之增年寇不爲一不幸也范魯公從子杲公不爲奏秩且示以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之句范魯公不爲二不幸也胡安定最厭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詞棄經業苟趨利禄胡安定不爲三不幸也伊川是言乃通世之言非一已之見者也

先師閻伊洛嘗稱薛河東曰自功名者視之則以為偏自富貴者視之則以為迂尚綺麗者則病其枯淡尚博洽者則病其拘束世俗之學專事乎功名富貴其視道德為何物專事乎綺麗博洽其視性理為何事無怪乎其病薛河東也

時以經術取士最為正當滌隋唐以來之陋但士用經術而進不用經術而仕多奔走形勢伺候公卿要功名覓富貴不自以為非但丈夫氣喪而國家取士之意亦

負焉此無實志於經術竊經術以進者耳

盱豫之士盖不學聖賢之道以進者當不以聖賢之道責之矣若吾儕之人學聖賢之道以進而日干於人以覔功名富貴此乃天地間何等人功名富貴乃何等物害聖賢之道以覔之一旦去功名富貴之塲在水邉林下回頭一望能不有慚色也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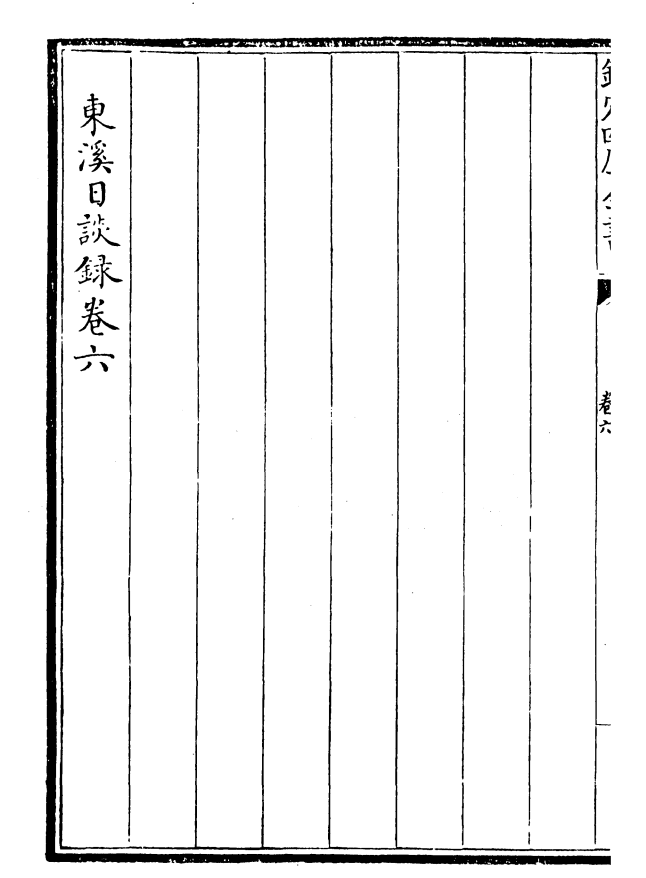
大貴自勢利而得之故小貴復自勢利而趨之大貴又自勢利而進小貴小貴又自勢利而得大貴故勢利滿

天下而道義喪學問安用哉

天下循道義轍者十一循勢利轍者十九一不能勝九故九者肆一者遁是以天下之勢多暴寡寡不能暴多道義日衰也夫何足怪

令人用才以貌不以心以言不以行以習於容止不以習於誠樸以熟於人事不以熟於世故以善於成己不以善於成物是于其末不于其本于其外不于其内天下安得有真才世之不治也宜矣

論道須要識道體不識道體則見道不真論治須要識治體不識治體則為治不實論事須要識事體不識事體則處事不正失此三者烏足以言學哉



東溪日談録卷六

東溪日談録卷七

明 周琦 撰

出處談

君子之用以道不用以非道其用以非道者則無所不至矣幸而致大貴操大權不濫動聲色則亦無他所爲惟深情厚貌小廉曲謹以要譽以謀禄而已於世何補

君子行道於進退之間驗之故進欲其緩必以禮焉進

不以禮者其道失矣復何望其行道於己進之後哉退欲其急必以義焉退不以義者道亦失矣又何不能考其汚吾道於未退之前哉

君子學聖賢之道以進至仕於時則舍聖賢之道而不用者是外道德而内功名外功名而内富貴也其操改者志不堅也其志移者見未真也是故行道之力須要識道之真

大貴者小貴之表帥大貴者奔競致之小貴者效焉不

效者不能進也是故奔競之風天下亹亹也奔競以求大貴其狀無所不至惟當時未覺耳迨夫老居林下緬想當時之態不厚顔也幾希

科目薦人以文字不薦人以才德才德可全見於文字乎是故舉業之習雖庸才劣德善組織先儒傳註而成文者皆足以取科目也才德安知於是哉

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君子之才剛而正其及於民者有實惠小人之才柔而邪其及於民者惟一時聲色

而已豈能有實惠哉

君子之才王道也小人之才霸道也君子小人有邪正王霸之别其治法也能無真僞久速淺深之異哉

令人不問君子小人其才正與不正皆奇之孰知小人之才柔佞奸邪於世無補爲不足奇故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惟聖賢則有所别

小人之才詐而多僞奸而多佞者是也

令人之仕唯以便言語美容貌爲賢祝鮀宋公子何人

哉聖人所深惡也

時之所尚以爲賢者巧言論美容止也孔子之所不取者也苟言論容止足賢焉臯陶馬口面如削瓜堯何用之舜目重瞳其身甚短堯何薦之禹耳三漏面黧色而步不相過堯舜何用之且薦於天湯臂再肘又體半枯而身不能完長巨姣美之桀何臣之伊尹面無鬚麋湯何臣之傅説身如鰠魚之鰭商何召之周公甚短又背僂而斷菑閎夭之髮面不見膚周何重之又公孫吕身

長七尺面長三尺衛靈何臣之葉公子高身小膚短行不勝衣楚何用之數君子皆建不世之功若秦之美鬚髯形軀者維持社稷二世而亡視唐虞三代之臣事功遠矣士夫不修於內惟修於外以求就於時其謬甚焉君子遇與不遇時也固不得殉道以從乎人也羲和臯夔遇堯舜故成偉烈龍逄比干遇桀紂故致殺身禹稷遇有虞之盛故出而成水土之功顏回遇周室之衰故處而以安簞瓢之樂未嘗殉道以干衰世之禄君子出

處觀此則有術焉

道德世所重富貴世所輕功名在輕重之間今世之好道德者十一好功名者十五好富貴者十百道德吾不得而見之也得見功名者斯可矣君子其良已矣

名者實之符實者名之本務名不務實聖賢之學不如是也非君子之才者也所謂名者無爲國之實功而駕實功之名無及民之實惠而駕實惠之名學聖賢者豈爲是哉

汲汲於名猶汲汲於利盖名與利其途殊其趨一故以好名之心觀好利者可見矣

權衡者之於才將以私人之進必先謦之謦之不已然後用之將以蔽人之賢必先毁之毁之不已然後黜之故奔競之風日盛恬退之風日衰則人才之盛衰非賢否之所致實權衡者之所召也

奔競者之竊功名富貴不起於下人之無恥起於上人之啟是門也

今之爲道德者僞也立門戸以要名也與奔競以覔功名富貴者無異耳

世俗稱人之貴猶世俗稱人之富譬之貧人窮窬一旦與富家翁等人惟愛其富而已穿窬弗較焉天下之盜由是而起奔競致貴者不猶是乎時俗之流至於如此悲夫

聖賢之學體用相須求其體於未進之日變其用於可致之時者多矣

春秋者聖賢之律令律令者官府之春秋故學道不學春秋則賞罰不明而聖賢律令之威失治民不治律令則賞罰不行而官府春秋之權蔽君子之學不必出之與處當先知此之爲學矣

諫諍之士當爲君不當爲已爲君則導君於有道而不要譽於時爲已則要譽於當時而置君於有過之地故爲大經大法謀者舍小以言大舍輕以言重務導其君於有道也不爲大經大法謀者則諱大而言小諱重而

言輕欺世以盜諫諍之名要一時之譽而已豈諫官之職哉故曰當為君不當為已

無怪乎士之納交以要譽彼上不植黨雖臯夔稷契姚房丙魏無稱下不逢迎雖龔黄卓魯不顯時使然耳故舍實行以要虛譽得效者多矣夫何怪乎内交以要譽也

古之諫官以君過為已過婉而導之使至於無過故君易從諫若不行然後碎首玉階曳裾折檻也近時之諫

聲君罪以露已長未為諫官先以死許觸君之怒故多難從至於擯斥則又重君之過也非善諫者也

奔競之風起於上人以尊之苟上之人不受奔競斥而抑之其風息矣

上人左右無阿墨毀譽善矣

養才在已而成就在人故西漢之才開國元勲如韓彭輩者高祖不能爲之保全則後之效者少東漢之才光武不以貴而少驕嚴光不以賤而少屈是嚴光以氣節

自高而光武能成就之故士多節義則東漢風俗固非西漢比矣

君子出處貴兩得其道立朝則當致君出牧則當澤民大遇當功銘鼎鼐小遇當求無愧於心退居林下亦當以道自守使生重於鄉死祀於社則兩全矣

到頭上纔是功名不可妄求到手上纔是事業不可妄爲愚嘗以此語人而亦以自守

吕藍田所謂當官之法以清慎勤爲之首者仕之心也

吳草廬所謂廉而不明爲吏所蔽明而不仁流爲深刻等語者仕之才也存是心而用是才資於仕多矣宋杜世昌曰作官清一畏人知同列有不謹者皆將譖已爲上者不加明察適足以取禍耳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此其法歟

今人之仕以深情厚貌爲賢以真心真意爲不肖以苛刻爲有才以平易爲無用誤甚焉世無正學故不知所取也如是夫

取士以行不以言三代用此法故治道盛三代以後兩漢近之惟東漢光武時尤勝

成周有鄉舉里選之法士皆修己以進人才最盛唐制科舉建學校增廣生員却又似誘人利禄使人奔競故人才反不及前自後奔競則又過之無恠乎士失所處上誘之也

世自唐宋不但冗散官不使任事而已其莅於事者亦然上取於官官取於民海内安得不困窮邪上下以利

相尚固不得而禁之矣

許魯齋曰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此其出也其曰或遭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世而人不知者此其處也出處如此亦正當矣

前古多君子故小人亦變而爲君子後世多小人故君子亦變而爲小人其不變而與世不合者未始不爲流俗排笑排笑而不變者其守之賢者耶

游定夫曰三代之士多全德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務實用皆風俗世變使然也惟古之聖賢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改其度矣

古今之士循道義者多難進而狥勢利者多易得故其守道義不狥勢利而登大樞要者幾人哉惟唐虞之世及三代盛時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儔而已三代衰時

及漢唐以後間見之矣若春秋儒者孔子以下戰國儒者孟子以下至宋周程張朱以下皆聖賢大才守道義之正其人可法萬世不能登大樞要是何也不狥勢利故也後世守道義之正者當不以大樞要自期以大樞要自期則道義之志移焉將入勢利途矣

士驟進及年少者未嘗得聖道陶鎔故見理不弘縱知正道無所執持多爲勢利所移亦與世儒俗吏等耳執持者幾人哉故士貴見理弘守理固也世之沽名者得

名要譽者得譽内交者得交阿附者得以附其勢故名易立譽易致交易合勢易附也天下安能有實名實譽與交以道合勢以義附者哉

世奔競而無排笑鄙陋之者多故也其不如是者謂無能耳故多者排笑鄙陋其少者其少者不能排笑鄙陋其多者也宜其風日盛而不能使之衰矣今人唖罵排笑鄙陋前人不知後人又唖罵排笑鄙陋今人幾何哉

古人多畏義理今人多畏法度近來併法度亦不畏義

理何畏哉

宋周必大從容廊廟引進善類故君子滿朝後世卿相立朝惟引進鄉人黨友與恩家賄客而已善類何暇及哉故黨類滿朝一相敗一黨換一相興一黨進前車覆後車續前後相繼而不憚雖有願治之君末如之何也